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二

前燕録十

李產 　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横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產往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衆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產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

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覩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千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産降産曰夫受人之禄當同安危今若捨此即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産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

微臣所抗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
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欵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
長者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
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敬憚之儁亦重其儒雅前
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
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

産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

功曹時石虎親征叚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即使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因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及儁之南征績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令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續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之竊恐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盜耳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資遣之續始辭午往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朕邀名今日乃始來邪續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為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

之一節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儁談論東宮辭甚切直暐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即位太宰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追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之暐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遂出為章武太守以憂死

黃泓

黃泓字始長廬江人也晉書作魏郡斥邱人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甚忠勤

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於薊（一作幽州）說瞻曰王浚昏虐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倘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國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衆來攻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

擊之備䟽曰令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孫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果退䟽益奇之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亂儁欲謀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儁行儁從之及僭偽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内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進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謟事上庸王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

不以毀已易心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矣一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尚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狥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雋愛其才赦而勿殺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

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令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儁署為樂陵太守治涪城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茌晉將荀羡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羡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敵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羡

兵十餘人復還入城羌兵圍之堅數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為卿曹决鬬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羌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羌兵衆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茌羌謂堅曰君父祖

世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晋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强則附之一作强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東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怱怱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堅罵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不食憤慽而卒子活復為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檻盧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鈋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之上鈋命左右射之無有中者根乃自募射

一發而中虢甚奇之署帳下折衝將軍屢進竒略儁嗣位轉廣威將軍敗鄧恒於魯口斬蘇林於中山所在立功歷殿中領軍將軍儁卒受遺輔暐進位太師副贊朝政根性本强自恃先朝勲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可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

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昔曹臧吳札
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
無虞宰輔受遺柰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
愧懼辭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殺之恪曰今新
遭大喪二鄰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
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
蒙先帝厚恩强叅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狼
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

早為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纂立入白太后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太后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暐亦不納於是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乃伏誅并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衆至數千壁於舞陽受王浚假署爲雍州刺史後歸皝仕爲大理歷內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於虎從虎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

儁攻鄧恒於魯口出屯高冢慕輿根擊恒部將鹿勃早洪徐螫騎隊助之俘斬甚衆暐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户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鄴隨暐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悅綰

悅綰樝盧城大人也初仕皝為司馬石虎入寇遣征北張舉襲凡城皝以綰為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以守之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生死以之

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縚身先士卒親冐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祗遣使求援儁遣縚將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遷前將軍追擊吕護於魯口有功進尚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戍并州暐嗣位轉尚書左僕射縚見王公貴戚多為蔭户言於暐曰令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尚寛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寛臨

其次莫如猛令諸軍營户三分共貫風教頹獘威綱不立至使民户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絶廩官貧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國且非所以為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户盡還郡縣肅明法紀以清四海暐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户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大不平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户籍疾遂益亟而卒後苻堅滅燕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為郎中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一作鄁字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毖請為長史畢辭説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真即時俱至竝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真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郎皝嗣立遷平州别駕時内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寛減賦税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及儁即位入為典書令從輔國將軍恪等討擒冉閔即南

圖拔鄴石氏舊都城内珍玩寶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
存恤人物收斂圖籍而已儁臨終真與恪等俱受顧命
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忍顯其
事俄而謀洩伏誅恪乃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
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
以恩詔降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主
上揆其奸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劒閣況
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

喻也恪從之真乃上疏輙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匹牛四十頭以供軍資拜冠軍將軍别部都護一作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禄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并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辯因為之副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於秦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

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辦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

御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奉朝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為吕護叅軍護敗遂仕慕容氏為中書著作郎轉給事黄門侍郎暐時琛以大鴻臚奉使於秦侍輦茍純副之琛至長安苻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宫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尚書郎辛勁

謂琛曰賔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居何常之有又春秋亦有遇見之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窺我王略燕微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王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媿其不競以為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强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

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一云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既分天光派别勢匀義等理絶兹談况昏亡凶寒豈輔車之義乎故桓温寇境而貴朝同恤敵邑憫顙以為君憂秦人使燕未嘗飾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虜寇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還賔小使誠勢屈於主然勞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為之改行宫百僚陪位然後延之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

方名臣為誰琛曰大傅上庸王評明德茂一作懿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秀邁絶倫内贊百揆外禦四國此二句一作折衝禦侮其餘諸臣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堅使典客館於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往賢盛事余竊慕之令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竟不館奕堅乃

敕奕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國毗據兄弟竝蒙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復非臣子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堅聞而嘉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況鄰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

恭但恐降屈為煩耳秦人不能對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留秦月餘厚禮遣歸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甚恨之及歸純言於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會評為秦所敗遂收琛繫獄苻堅入鄴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御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為不能謀畫自取亡國琛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

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狥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乎堅稱善久之王猛表為主薄領記室督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居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每并食於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暐以安車徵之至鄴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賔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淡虛靜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谷

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暐徵至鄴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卒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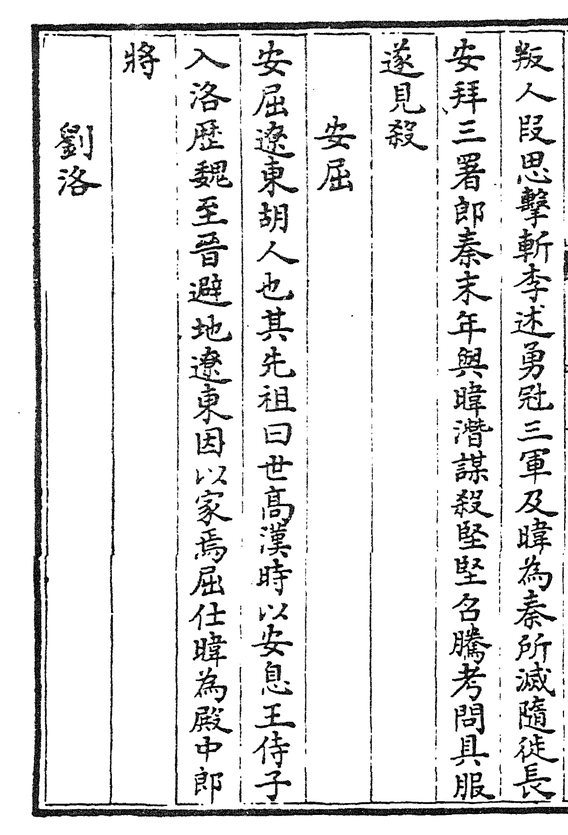
王歡

王歡（一作觀又作勸）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事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

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人聞者莫不啞笑歡守志彌篤遂為通儒暐龍僞位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尋遷祭酒暐為苻堅所滅歡遂歸隱堅復徵為祭酒後以太子少傅卒

悉羅騰

悉羅騰字叔龍范陽涿鹿人也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莫與為儔俄而北平樂抄少儁出與齊名騰仕暐為尚書郎桓温來伐為吳王垂參軍從事與温戰生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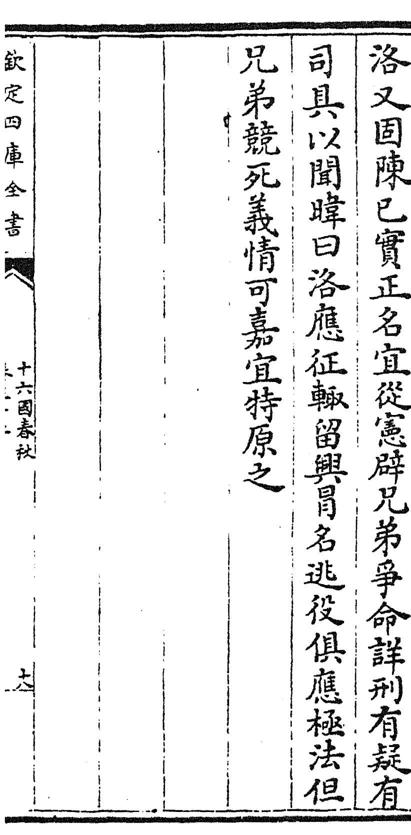


叛人叚思擊斬李述勇冠三軍及暐為秦所滅隨徙長
安拜三署郎秦末年與暐潛謀殺堅堅名騰考問具服
遂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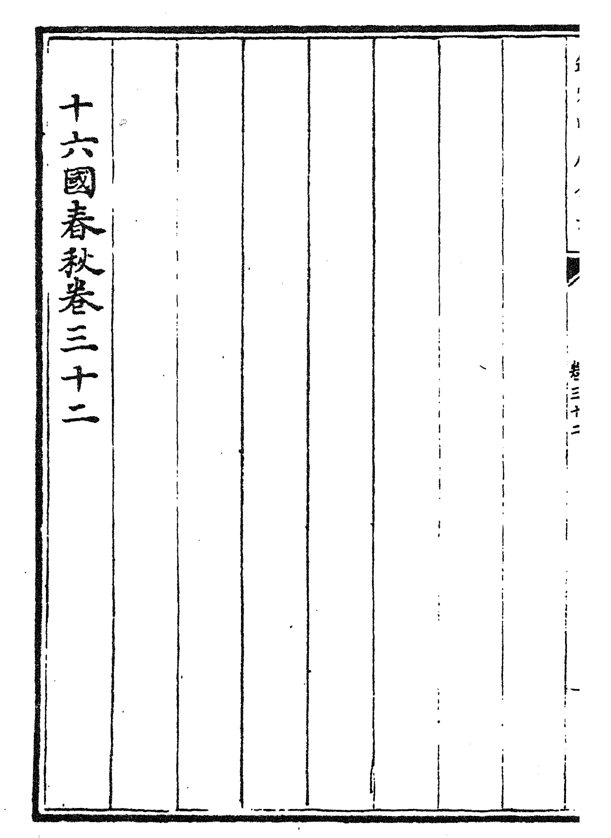
安屈

安屈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
入洛歷魏至晉避地遼東因以家焉屈仕暐為殿中郎
將

劉洛



劉洛中山蒲陰縣人也縣差充征弟興私代復背軍逃歸縣以本名捕斬興詣郡自列稱逃是興身請代洛死洛又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有司具以聞暐曰洛應征輙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二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三

前秦録一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居武都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懐歸為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

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卒代為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繈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共推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曜曜以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為氏主石虎將兵攻上邽洪請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

以西方之事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虎既滅生洪率户三萬下隴東如馮翊說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拜洪護氐校尉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户於關東遷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尋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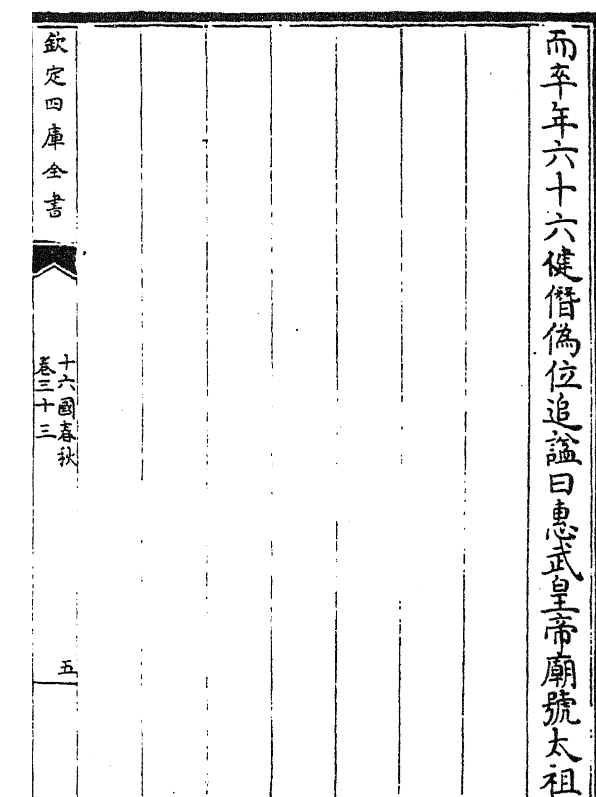
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内領侯冉閔言於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於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略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即位閔

又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令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為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也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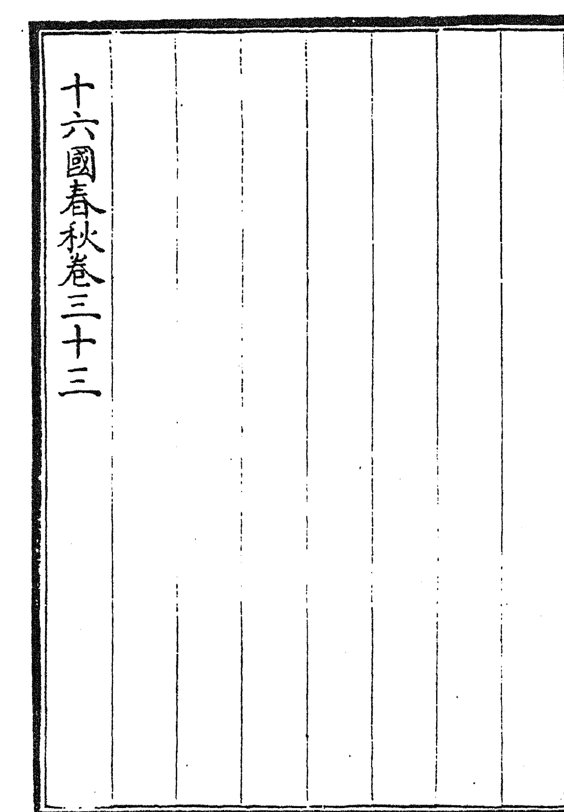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䂓復中原以洪為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兾州刺史廣川郡公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衆五萬伐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於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必成大業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

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叚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為單于輔相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石虎以麻

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逆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秋因說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



而卒年六十六僣偽位追謚曰惠武皇帝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四

前秦録二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羆而孕生之夜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雄果便弓馬好施與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

所親愛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虎雖外禮符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位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於京師且請朝命秋八月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戎夏雄儁多歸附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爵以趙俱為河内太守戍温牛夷為綏集將軍戍懐密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

而不種者健殺之以狗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略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人自軹關入河東臨别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隨雄

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司馬張琚弟光一作先字為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箋於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衆來拒健聞而笑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西還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擒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迎

健洪不從郁率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來降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於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郡縣堡壁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叅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温於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

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偽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僭即天皇位於南郊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大赦境內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

太祖尊母姜氏為皇太后立妻強氏為天皇后子萇為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覿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栁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伯周健之舅也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強平平王后之弟也為太傅段純為太保略陽

呂婆樓為散騎常侍趙幷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為大將軍冀州牧三月健置司隷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寛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於五丈原勲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勲通幷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

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健正尊號宜依漢晉
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
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境内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
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
之封以次進之司馬勲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
自以右族輕琚且知勲憚琚兵强因説勲曰不殺張琚
關中非國家有也勲乃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光走池

陽合衆攻勲勲頻戰不利杜洪遂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署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洪於宜秋斬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長安晉鎮西將軍謝尚攻豫州牧張遇於許昌遇遣使請救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衆掠地關東并率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尚戰於頻水之誡橋尚等敗績奔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遂北至於

壘門殺傷過半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或作長安以右衛將軍楊群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爲司空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王擢於隴上敗之擢單馬奔涼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謡曰十斗二升沙誰爲王擢家至是而擢敗

皇始三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

正孝廉清才多畧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衆拒之大敗凉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擢棄秦州奔姑臧健以領軍將軍願為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偽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王擢復帥衆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願戰敗奔長安六月左衛將

軍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健納遇繼母韓氏為昭儀數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晉秋七月遇與中黄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

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爲司空九月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荆州於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爲荆州刺史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矣冬十月丞相雄與清河王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健兄子輔國將軍黄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月清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延毒二月乙丑晉大司馬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趨長安三月温遣別將攻上洛獲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城破之冊府元龜作温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拒温於嶢柳城愁思堆長安志云後因名桓公堆夏四月己

亥戰於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溫將

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衆溫督軍力戰萇衆大敗丞相

雄與溫別將桓冲戰於白鹿原為冲所敗溫遂轉戰而

前壬寅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

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為遊軍遣大司馬雷弱兒等

與萇合兵拒桓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降於溫溫撫諭

居民使安堵復業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感泣者曰不

圖今日復覩官軍健別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勳於

子午谷破之勲退屯女媧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
風内史毛難丞相雄復與桓冲戰於白鹿原冲師敗績
死者萬餘人初温恃秦麥熟以為軍資而健悉芟麥清
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之食六月丁丑温徙關中三
千餘戸而還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萇等又追擊之比
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勲王擢於
陳倉勲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於雍丙申雄卒太
子萇攻秉於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禄大夫趙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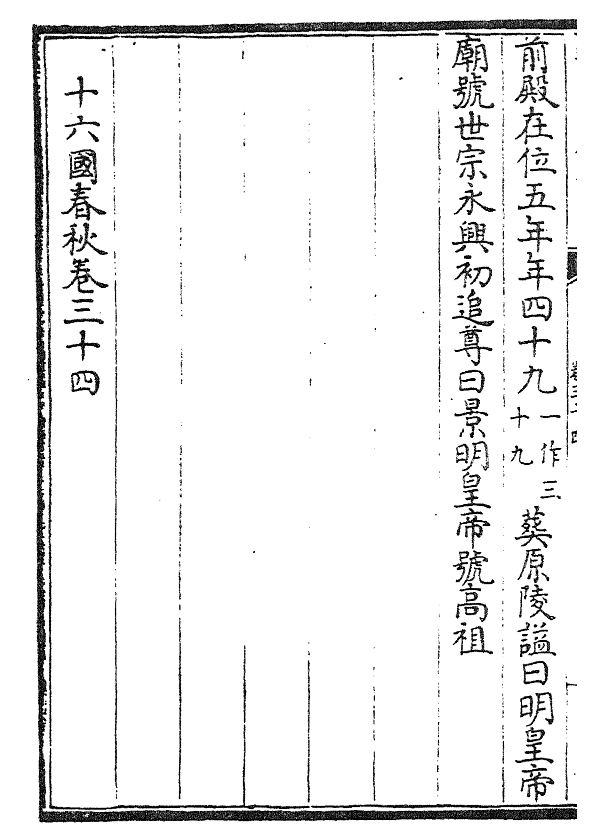
為洛州刺史鎮宜陽先是月奄填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象㑹温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温之功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為太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為司空其年西虜乞沒渾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寛簡節儉崇禮耆老修尚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温為流矢所中

冬十月萇卒謚曰獻哀十一月王擢帥衆來降健以擢為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為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為姚襄所虜以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亾歸健以安為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歲關中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虫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新平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

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詣靖繫獄會大雨霖河渭汎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於燕立淮南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六月丙子

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宫將殺太子生而自
立時生侍疾西宫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
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舍仗逃散健執菁數而
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
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
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
辛牢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
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乙酉薨於太極



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十九葬原陵謚曰明皇帝

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五

前秦録三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麤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

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來伐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健之長子萇既死母强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為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僭即皇帝位大

赦境内改元壽光羣臣奏曰先帝晏駕甫爾而即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叚純殺之秋七月尊母强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並以佞倖進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黄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徵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晋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庾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陜

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倢死會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

梁氏及太傅録尚書毛貴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僕射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隷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闇遊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隷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變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乃殺司空王墮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為貳於晉殺之壬戌宴群臣於太極殿酣飲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為酒監既而怒曰何不强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皆醉汚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征東大將軍晋

王栁遣叅軍閻負梁殊使凉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
靚年幼不見殊等凉州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
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
晉王與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絶然風通道
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
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
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
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

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逋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則深乖先君雅旨曷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延遐祉乎璀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

石氏通好使車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光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強燕納欵八州效順主上欽

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達天命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五郡之衆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强財富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

內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人詠来蘇旬月之間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鼔行西濟未知貴州將何以抗之盍追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西藩璀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

邪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璀曰秦據漢舊都地兼
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日皇室懿藩忠
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桺文
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
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
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
事廣寧公魚遵清素剛嚴骨硬貞亮者則左光祿大夫
强平金紫光祿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識探賾索幽者

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者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者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闗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

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
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
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委忠獻欵
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璀曰茲事
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
在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
公耳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玄靚
之命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

遣將軍慕輿長卿等帥衆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强晉書作張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晉書作王度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王晉書作袁朗於盧氏堡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帥衆萬餘攻平陽太守産於匈奴堡晉王栁殺之為襄所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姚襄人傑也

今還隴西必為深患不如誘以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
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冊寇掠河
南生怒命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
兄弟更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祿
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四月長
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
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
祿大夫强平切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

風大起蝗之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
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
纖芥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
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
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衛將
軍廣平王黄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讌
禁中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許出黄眉為左馮
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

五月太后強氏以憂憤卒謚曰明德六月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潼關西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自元年耆至於二年夏凡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為害滋甚內外恟懼秋七月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

終不能累年為患也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群生而年年降罸正以百姓犯罪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嘗讌群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夜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名太醫令程延使胗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

怒曰嘻汝非聖人安知吾食㠯乃殺之又使太醫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

軍王欽盧招動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黄落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平北將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擒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羌說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鋭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為人强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戰擒也黄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於襄壘襄果怒盡

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黃眉與堅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擒而斬之盡俘其衆弟萇帥衆來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有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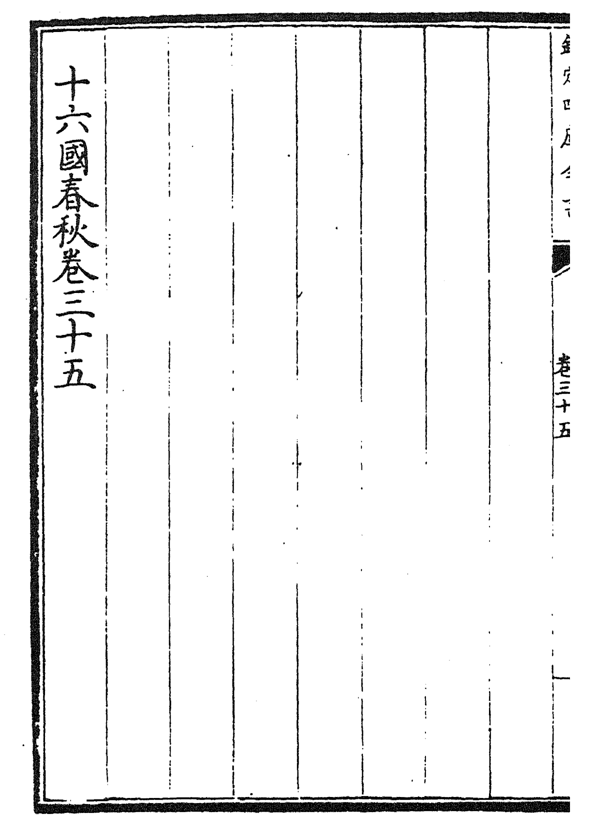
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
不知是堅以謡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廣寧公
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謡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
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壊諸空城以禳之
法是苻法也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為荆州
出鎮上洛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
鎮之理改為中軍将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
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

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躭酒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晝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惟行殺戮連月昏醉弗堪省覽往往寢落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奸賞罰無準因醉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間何所聞乎或對曰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

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輒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或使宫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鷄豚鵝鴨數十為群縱之殿前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臨觀以為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群臣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保一日如度

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連於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

雲龍門堅與侍中尚書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醉寢而未寤堅衆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別室廢為越王尋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謚曰厲王封生子馗為越王以嗣之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六

前秦録四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隐起狀如

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

艸音草

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禄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犯

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況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闗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

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為龍驤將軍翼曰乃為壇於曲
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
若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
卒莫不憚服於是要結豪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強
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
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生嗣位讚
翼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
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

願殿下順天人之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既殘虐無度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為言詳具平老傳堅遂與兄清河王法謀殺生既而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群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佞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遂以晉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録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禄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從兄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

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為鉅鹿公漢陽李
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强汪為領
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
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
讃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黄門侍郎與王猛並掌機
密九月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
牢等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
將軍兾州牧張平謀反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

郡諸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戸拜置征鎮欲與秦
敵冬十月平帥衆掠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
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十一月丞相東海公法以
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故
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十
二月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
代之於是修廢職繼絶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
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

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多力趫捷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堅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為虎賁中郎將徙平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晋登龍門顧謂群

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讃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懐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悦至韓原觀晉魏顆見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侯守尚書令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髙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

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樂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勲舊莫不嫉之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傑神武卓犖録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見猛屏息

甘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

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耕藉田皇后苟氏親蠶於南郊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公侯率衆討之未克而卒謚曰威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五月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瘡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

克全兇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
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甘露降
乃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為甘露秋七月堅自河東
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咸陽内
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
綜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禄大
夫强徳健后之弟也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
患猛下車收徳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

及猛與中丞鄧羌同志疾惡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
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百僚震栗姦猾屏氣路不
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
為尊也乃以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
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
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
辭曰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
河任群忠貞淑慎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聽辨並宜左右

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僕才允
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敘於是
以融為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群為光祿大夫領太子
家令朱彤為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
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
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為使持
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丞相司
馬賈雍為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

夷種落州部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

甘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又分京兆為咸陽郡置渭南縣屬京兆郡二月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為河南公三月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遣使來降請田內地春來秋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

遣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荊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乃黜雍官以白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于各帥衆數萬來降堅初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鮮卑異類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

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於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甘露三年春正月劉衞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衞辰由是叛附於魏時猶稱代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於飛其羽翼翼翊我聖后饗齡萬億初堅將為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

為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於是勅内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宮詔郡國學生通一經已上充

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各舉孝悌力田清修廉直學為通儒才堪幹事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罰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盡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群臣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章法物莫不悉備

甘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大學考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

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奬勵囙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兢相勸勵秋七月黄龍見於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口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於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屠各張因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甕等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

王侯諸公競引之為國貳卿黃門侍郎安定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皆降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皁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為

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為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呉王慕容垂攻拔咸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堅親屯陜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衆二萬攻杏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鋭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

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以前將軍楊安鎮軍將軍毛盛為前鋒都督秋八月𢿱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𢿱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戸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九月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廵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乗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𢿱為雁門公劉衛辰為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𢿱尋死分其部

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夏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揵時稱代王遣長史燕鳳詣秦通好或作入貢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

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寛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斃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

衆奇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七月堅遣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荊州攻南鄉郡晉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掠安（一作漢）陽民萬餘戶而還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帥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輔國將軍王猛

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
帥衆萬七千討欽岐於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
擊李儼攻克大夏武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
兵於葵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且請救
欽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攻破略陽
欽岐奔白馬堅以萇為隴東太守夏四月堅使前將軍
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救儼猛遣邵羌
追欽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與

天錫將楊遹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天錫遂引師西歸邵羌擒歙岐於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東手于人王猛孤軍深入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師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

即出迎儼以賀肶之謀告猛乃斬肶送儼歸長安堅以儼為光祿勲賜爵歸安侯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凉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晋公柳起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起兵上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庚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庚反於陝城武反於安定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

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况自為難乎庚不聽堅聞之徵栁等還長安冬十月栁據蒲阪雙據上邽庚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一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衆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

丙戌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討上郵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陜城堅命蒲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庾以陜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為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為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

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雅左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乘勝至於榆眉以苟興為前鋒鑒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進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跳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已五月留世子良守蒲阪率衆二萬西趨長安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

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阪猛羌進攻之秋七月鑒等攻克上邽斬趙公雙燕公武肓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為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為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陜城冬十一月羌等拔陜城獲魏公庾送於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幷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

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庚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荀太后曰庚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群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為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為汲郡太守時仇池公楊世遣使稱臣遂以世為南秦州刺史是歲池陽民其惑

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乃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夜來也兒不欲自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曰我生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殺之投於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反家婦為其夫還逆問曰得中夜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

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内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晋大司馬桓温帥師伐燕慕容暐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温進次枋頭暐衆屢敗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秦乞師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引群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舉兵山

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趨潁川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為尚書令九月苟池等邀擊溫於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溫師敗績乃引而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黄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

方之事略知燕之將亾陰欲自託頗洩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留琛堅不許詳具琛傳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為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寬仁惠下

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百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黃門郎石越聘燕且索地於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梁平老之子也建武將軍鄧羌帥步騎三

萬伐燕以慕容垂為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於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遺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建威梁成鄧羌以精鋭萬人卷

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振旅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録尚書事進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遂寢司徒尚書之命三月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録尚書事猛固辭乃止五月慕容令襲燕

龍城不克而死六月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
牙將軍張蚝建武將軍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
燕冀乙卯堅親送猛於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
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此捷疾之機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
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
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今杖威靈奉成算湯平
殘胡如風掃葉臣雖不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鑾軫冐犯

霜露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中外精卒四十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上黨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陽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為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

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為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為慮況數十萬乎吾今兹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評大懼遣使求戰甲

子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詳具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

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頫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

平公融鎮洛陽躬師精鋭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軍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郤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暐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郭慶執而送之

辛巳堅入鄴宫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來降附閱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宫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閬悅綰

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亦拜其子為郎中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人猛固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牡闕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川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羌為使持節

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邑三千戶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桑農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暐及后妃王公

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户於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
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
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温軍盛郝君微
説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敢問為臣之道
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
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
詩以饗群臣宴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甲
寅還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

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裕之子也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敵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公楊世卒子篹自立始與秦絕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於東

庠祥為儀禮祭酒處於西亭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瑾朱輔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於堅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鑒蚝于石橋鑒蚝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慎城丁亥堅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户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徙陳留東阿萬户以實青州諸因亂流

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為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為凉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擢之子也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凉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為

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山桓溫遣兵來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楊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圖寧益夏四月雅等次鷲峽仇池公楊纂帥衆五萬來拒晉梁州

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師千餘騎助纂戰於峽中為雅所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來降纂將碩寍亦來降請為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堅以王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錫於枹罕獲其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涼州使著作郎

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於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絶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即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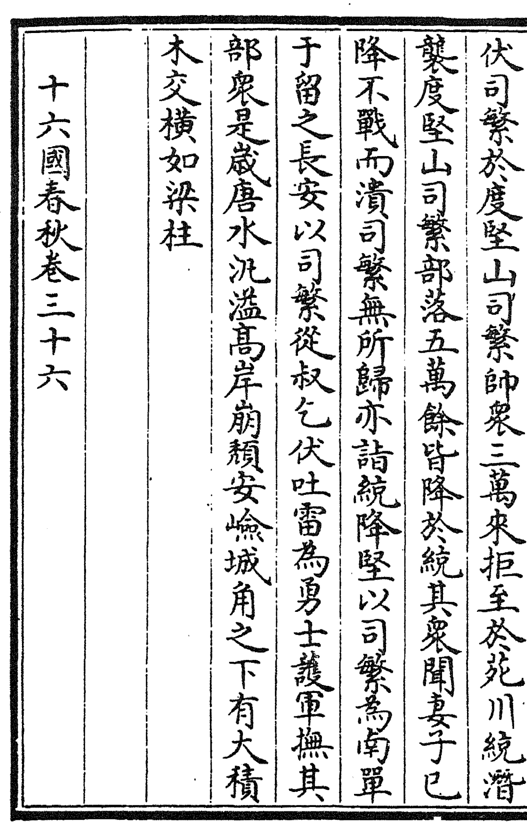
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督護西平公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辟奚為安遠將軍漒川侯秋七月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已由來格謨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慨慇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九月堅還長

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上邽復以其子辯為河州刺史

冬十月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於遊畋以玷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信吾過也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

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
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温廢海西公謂群
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
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
自悅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
毋其桓温之謂矣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
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輙已停寢别乞一州自效
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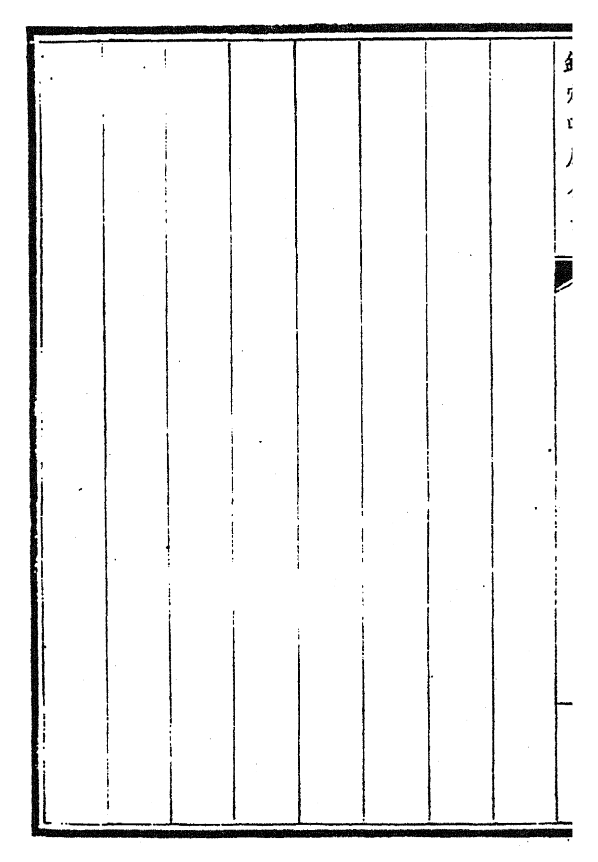
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



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衆三萬來拒至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是歲唐水泛溢高岸崩頹安嶮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横如梁柱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頁前八行召太醫令程延使
 胗之刋本胗訛珍今改
卷三十六第六頁前四行競陳猛短刋本競訛兢
 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自新樂進屯滎陽刋本滎訛
 熒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